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五十二 集部

滏水集卷十

金 趙秉文 撰

雜體

詔赦國書表冊文誥附草本中十取其一二

擬元稹長慶新體戒諭

予新即大政承元和師旅之後軍國庶務有所未明尚賴股肱元輔文武庶僚同寅戮力叶贊太平之功如聞有司罔克勤相𧗠歲惕日習以成風因循者首歲月以

養資罷懦者托疾病以廢庶爾既若此予何頼焉爾尚明時予言用孚汝聽掌刑者無以私情破公法俾有寃抑之情典選者無以小節妨大務俾有留滯之歎掌計者出納之吝固防濫予取不以道亦傷吾民無縱掊克俾有流離之嗟曰諫官御史汝惟耳目其有大利害具以聞無毛舉細事以塞責曰守令兵役之後吾民甚苦無怠撫養無為蠹賊曰採訪使敦本察吏是汝之責汝其察吏治以催科為名肆侵漁者曰將帥汝典戎律勗

爾偏裨儆爾師徒殄殲乃仇以復我高祖文皇之境土爰曁將校汝皆功臣之後無忝爾祖考其尚蹈果毅無敢冒我糗糧無私役爾卒伍無與親民之官妄分彼此昔我烈祖曁乃祖乃父胥及逸勤勳在王府以有此境土共享太平之福相在小民尚不忘累聖涵養之恩況我有官君子世受厚恩身被厚祿營己自私獨不為朝廷惜乎嗚呼厥亦惟我憲考賞明罰公衆職修理成法具在我其敢弗率爾尚一乃心敬乃事厥有成績朕不

汝各其或弗欽邦有常刑朕不庸釋治業赴功可不勉歟

諭陜西東西兩路行省詔

比以北境稱兵西都為重肆遣將帥以衛封陲仍申命于大臣以分領于行省其責不為不重其任不為不優如聞彼軍深入夏境倘邊方之少警將内地之可憂雖九廟扶持素為神明祚也而一時利害不為社稷憂乎若非協力以早圖恐或噬臍之不及其體此意以究爾

圖於戲進退軍之容謀朕不從中制也安危國之大計卿其以身任之可守可攻各度其勢或犄或角一從所長其毋失事機以勉圖成效

詳問書

云云兩國和好幾及百年南北生靈不見兵革彼之所及我之餘也不圖曩者太和間彼國君臣狃于釁勇嚚禍之言妄有無名之舉我朝不得已以兵應之彼既畀始圖不克逞志于我于是有增幣易叔以伯之請我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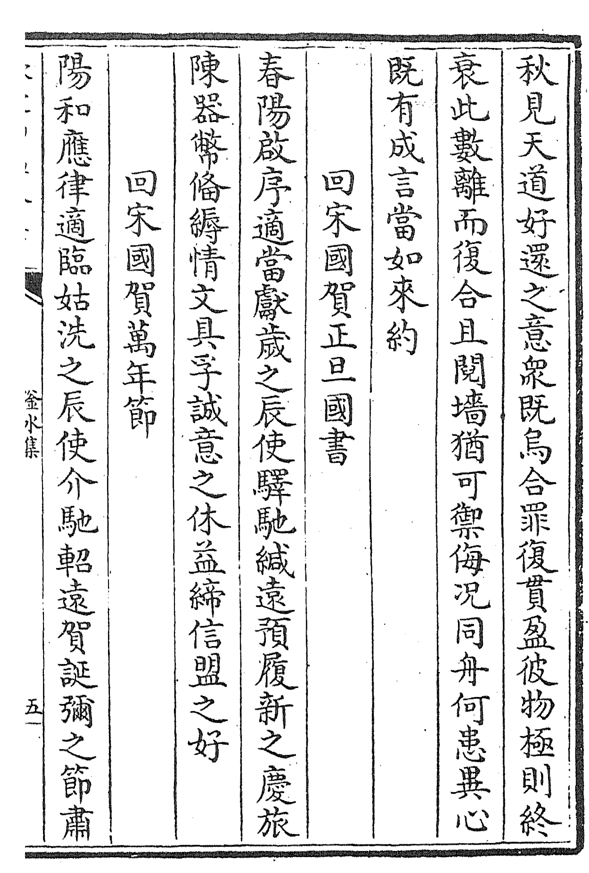
宗皇帝重念彼國傷殘之故曲從和好仍歸淮漢已得之地恩至渥也既許乞盟之後庶幾為度德量力之事謹畏天保國之戒豈意利我虜釁頓違盟誓累年譎詐不貢歲幣帥我叛亡以蕩揺我邊陲我邊臣憤怒自率所部以報東門之役庶可少懲矣且復保我漣水扇惑我山東之民造釁百端不念伯姪無窮之好僥倖于不可知之勇似不審輔車相依之勢將復蹈覆車之轍也我廷臣固請曰彼忘累聖之恩幸吾一旦之警自以鞭

長不及馬腹不知牛雖瘠僨于豚上其可幸乎便可與師聲罪往伐尚念彼界生靈何罪故遣使臣先以文告仍以大兵壓境若能改圖一遵舊約則又何求如其不然自啟禍端罪有歸矣既違三靈之心恐貽九廟之悔事勢至此雖欲乞和不可及已故令詳問其審圖之

答夏國告和書

以生民為心不以細故而忽生民之命以天下為度不以私忿而傷天下之功惟我國家奄宅中外威制萬里

恩結三方高麗叛歸却而不受孽宋既服免其稱臣茍可利于生靈有不較其名分矧惟大夏時我寳鄰盟誓既百年于兹恩好若一家之舊乃者北兵之大擾因而東道之不通豈意同盟墮此奸計俾我兩朝之交質至于一矢之相加幸上天開悔禍之期使赤子有息肩之望兹紆信使特枉載書忍以一朝之違遽忘累世之好審此輔車之勢屬我唇齒之邦與其猒外夷之陸梁孰若結諸夏之新昵惟兹不類乃我同仇當人心猒亂之



秋見天道好還之意衆既烏合罪復貫盈彼物極則終
衰此數離而復合且閱墻猶可禦侮況同舟何患異心
既有成言當如來約

回宋國賀正旦國書

春陽啟序適當獻歲之辰使驛馳緘遠預履新之慶旅
陳器幣俻縟情文具孚誠意之休益締信盟之好

回宋國賀萬年節

陽和應律適臨姑洗之辰使介馳軺遠賀誕彌之節肅

陳禮幣祗達近函覽誠意以具孚保歡盟而益固

回夏國賀萬年節國書

遠馳使驛來展賀儀念誓好之方隆故情文之俱盡其為悅懌曷罄敷陳式屬涼秋善綏福履

統軍謝免罪表

誤軍期者無赦邦有常刑忘人罪而責成君之大德已捐前眚仍玷新恩中謝臣聞王者使臣功不如過人臣報國死不顧生要之能至于成功可以粗償于宿負一

昨臣分屯西道俾扞北陲粗置營屯稍增塹壘皆本授之成筭固無取于瑣才朝廷察臣小心寄臣大任委之以精兵之地授之以專對之權庶知虜情預為邊備而臣才微責重識暗慮輕誘未識于楚羸敵妄言于邾小遂闕儲胥之備尚遺宵旰之憂大則置之典刑小則削其仕籍國曰可殺臣猶自知豈意隆恩曲全微命枯骨復肉寄面何顏尚且慮臣以輕敵損威憫臣以積憂致斃謂臣智雖失料心則亡它盡棄前瑕許圖後効激昂

有地奮躍呼天此葢伏遇皇帝陛下燭物以明及人以德忘曹沫三敗之辱要孟明一戰之功遂致罪囚復塵任使臣敢不洗心知悔畢志改圖再三經畫之籌庶裨帷幄萬一生成之賜少答乾坤不勝激切之至

進呈章宗皇帝實録表

臣秉文等言伏以唐虞之際有典謨茂彰駿烈文武之政在方策迄為顯王自昔人君必存史籍既有其豐隆顯懿之德亦頼夫温醇深潤之文鋪張對天之洪休揚

厲無前之偉績然後事辭不苟聲實相當伏以章宗皇
帝聖敬日躋聰明時乂光膺大業祗述先猷稟大有為
之資千古挺出行不忍人之政期年有成發廩粟以賑
貧窮置外臺以審刑獄罷征歛于即日減租税者累年
敦勸農桑裁定制度孝承祖廟欵謁天壇秩曠古之典
章定國朝之大禮生徒徧學校冠蓋圜橋門煥乎之文
足以藻飾百度赫然之怒足以震疊萬方始以殷高之
明鬼方肆伐終然宣后之烈淮夷來舒故得尊宋增幣

以乞盟靼韃革心而效順西服銀夏東撫辰韓歲時相望琛賮入貢由是蒸為瑞氣散為祥風神鳳來翔寶鼎出現野蠶成繭嘉穀旅生至于奎壁之文河洛之畫日月出矣光其不亦難乎江漢濯之皜乎不可尚矣尚却徽稱而不受愈彰聖德之難名二十年間鼓舞太和之治億萬世後光華惇史之書況夫良將之遠籌賢相之碩畫所表忠臣節婦所舉異行茂才本兵輿賦之煩生齒版圖之數所宜具載以示方來欽惟皇帝陛下寅紹

燕謀思光前烈謂信書之未畢恐遺美之不昭深詔儒
臣詳為實録往在東海之際已抽中秘之書踵此編年
俾之載筆屬典冊之末上値虜冦之不虞師旅繹騷篇
帙散逸欽承聖訓復命編摩細閲官滕曲加搜訪然而
起居注有所未備行止録有所未詳或捃摭于案牘之
餘或採拾于見聞之際載之行事誠咸五以登三及此
成書懼掛一而漏萬臣等所編成章宗皇帝實録一百
卷并事目二十卷總計一百二十卷繕冩了畢謹具進

呈狀伏望聖慈曲垂省覽臣文章曖昧學術空踈遺美不彰雖乏三長之妙直辭無愧庶伸一得之愚云云

上尊號表

率籲衆願祇薦鴻名奉綸命以未俞慮精誠之未至輙申前懇仰凟宸嚴伏冀矜從以期得請臣聞乾坤之量無得而形容日月之光不勞於繪畫其有功參化育理謝名言應帝王之迹益出强名殫臣子之誠又烏可已欽惟皇帝陛下天資英粹聖學緝熙宣列聖之重光席

太平之休運文物煥乎三代聲教訖乎八荒爰自即位以來專以愛民為務置常平以備水旱遣信使以勸農桑三讞之外或尚慮囚徒萬機之餘則親覽章奏減樂府出宫女定律令正禮儀闢儒館以崇文繪功臣而厲武恢土德以大中原之統繚塞垣以杜外夷之虞所為經畧萬方彌綸百度大功非止於數十聖德未究其毫釐是以德澤之流霧湧雲蒸瑞應之至山輝水媚靈鳳翔於磁郡寶鼎出于汾陰年穀屢豐邊鄙不聳時雨赴

感瑞雪應期天人之際已交上下之望咸塞由是勳戚
庶政文武百寮緇素之流耆艾之屬其願薦鴻稱者以
億計而久曠大典者踰十年尚虞庶政之闕遺復慮榮
名之侈及夫稽政道不若察衆望守謙德不若建大中
况此皇王之上儀祖宗之故事闕上儀而不舉皇王將
有愧于前遵定制之已行祖宗亦有望于後使典禮而
未備豈臣鄰之敢安若夫淵懿冠倫宥容基命發育萬
物裁成兩間所以繼于天儲思穆清游心昭曠窅爾神

畧巍乎帝功所以法于道澤昭天泉恩及麛夘博施濟
衆視民如傷兹不曰仁乎雲漢天章金玉王度藻飾萬
物膠轇三光兹不曰文乎賞不間于賤踈罰不阿于貴
近其理財也取之有制其御戎也動而有經兹不曰義
乎不怒而威不殺而服天戈所指則宄渠授首皇威所
震則夷裔請臣兹不曰武乎窮理盡性無方可測謂之
神極深研幾無所不通謂之聖至明以照乎萬里之外
大孝以寧乎七廟之神臣謹上稽天心下察衆志謹與

文武百僚懃懃懇懇不勝大願固請上尊號云云伏望

陛下曲回淵聽俯察輿情爰及陽春昭受顯號命禮官

而諏日詔儒者以刺經參二帝以為三襲六經而為七

編金刻玉坐膺備物之儀拊石鳴鍾大講中天之禮四

方來賀萬壽無疆臣無任云云

平章謝撫諭表

外虞肆靖方深重慎之懐中使俯臨俄示撫存之渥人

微任重寵與愧并如臣者素乏壯猷濫膺閫寄才雖無

取心則靡遑欽惟皇帝陛下內恕及人至明燭物憫河南之積暑知臣下之微勞臣敢不益勵懦衷仰酬睿澤王事靡盬敢懷蒸溽之憂天威所臨即遂凱還之樂

車駕幸慶寧宮皇妃起居表

八月其穫適當講事之秋三歲乃巡尤見重民之意動惟時順樂與民同欽惟深畧緯文睿謀經遠修己以安百姓正家而御萬邦王業所基必本關雎之化朝廷既治乃講騶虞之田妾等留侍掖廷阻趍行闕女工載績

望虞舜之裳衣聖壽無疆期周王之福禄

又

王時以閏方欣萬寳之成出狩于田猶俟三農之隙豫順以動益悦無疆欽惟皇帝陛下乾坤其仁金玉其度駕言出狩車既攻而馬既同無已太康民不勞而國不費屬霜秋之戒候與聖體以御宜妾等留侍中闈阻朝外闕羽旄有美想聞百姓之歡弓韣興祥更上多男之祝

百官起居表

民狎於野方農務之告成時邁其邦象天威而講武翠華所駐和氣交形欽惟駿惠先猷動遵古制俎豆舉三驅之禮羽旄形百姓之歡豈徒獲赤雁以作歌薦之郊廟庶幾得非熊而應卜福及邦家臣等祗奉綸言叨叨鑾省務賡汾水秋風之作阻預羣官頌南山天保之詩願言萬壽

閏月表

五年再閏雖云王者之居門一歲三田皆于農隙以講事禮昭大獮歡溢寰區欽惟適奢儉之中叅文武之用交物有則視民如傷世已治而戒事之無虞歲已登而慮民之不給猶謹治兵之教載為省斂之行飲是大和錫之純嘏臣等祇膺綸命留玷中臺即雲氣以望蓬萊一心徒切祝泰元之授神筴萬壽無疆

樞密左丞授平章政事表

陳力不能方虞罪責捫心何有遽及寵光聞命若驚以

榮為懼中謝臣伏聞典策所載謂天官不可假人祖宗
以來亦宰相不專用舊或以內親于百姓而外撫于
四夷有非其人不付以事如臣者斗筲小器樗櫟散材
偶塵科第之微遂忝搢紳之列亦嘗叅中書之政叨左
轄之司徒累明恩無補國論天實鑒此臣猶知之偶邊
隅少警之初乃臣子効節之日當先行列况忝丞凝左
右樞省者四年來往東西之兩地賴神謀之經畧底外
裔以服降敢叨天功以私臣力伏惟陛下憫臣以簪履

之舊矜臣以犬馬之勞謂雖無術以補天或可因人而成事綸言下逮中使俯臨官超四階爵躋一品人微寵厚禄重身輕欲上章引避則慮瀆聽聞欲奉命馳驅則實懷慚懼臣之進退交集兢榮意明聖之遠圖以羈縻之新附敢不益勵初心誓圖後効天威不遠實臨過厚之誠聖德難酬仰祝無疆之壽

平章授左副元帥謝表

歌六月飭戎車利執訊于醜虜作三軍謀元帥誤置貳

于庸虛聞命若驚撫心知愧中謝臣聞兵應者勝豈得已而後興師出無名彼不已而何待過勞聖慮臨遣將臣如臣者朴以少文懦而不武雖幸平鼠竊之寇而愧匪鷹揚之材奉命以來以榮為懼然士氣已吞于吳會而天誅未即于淮夷敢意兵符重忝閫寄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功超將將道顯威威任事而必以誠與人而不求備授之成筭折此遐衝遂致非材亦叨重責仍且頒金而佐費錫樂以扶衰臣敢不佩賜孔懷味珍知戒饗

士廣分甘之惠勞師體止渴之仁是以似之敢後西平之子不遑寧止尚寬南顧之憂

謝宣慰賜夫人塋賻贈龍腦水銀錦段表

伏以義不顧私既鑿凶門而出恩猶逮室更迂䘏典之華死況于生感深以泣中謝伏以君父之托受脤啟行伉儷之恩從宜可貶方深國慮何以家為臣素乏將才叨承閫寄寵踰其分釁鍾厥家仰累明恩俾光私室錫龍汞以為塋斂之具飾錦綺以為賻贈之資數極哀榮

恩深窀穸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冠冕至德體貌羣臣施恩于既往之魂垂德于不報之所遂令朽骨亦玷餘榮兒姪至于誓心犬馬猶知懐惠歿而有識應結草以知歸生者可知至葢棺而後已一心莫展萬壽無疆

平章左副元帥謝宣諭賜馬鈒具兎鶻匹段藥物表

小醜亂常致干天討偏師壓境屢奏膚公豈能庸跡猥承褒寵中謝伏以薄伐荆楚鋪敦淮濆來旬來宣增六

軍之氣不留不處成三務之功以至提虎旅之三千破島夷之數萬孤城擒布異域獲嘉敢叨天功以為臣力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心惻怛詔旨温淳瘙老為之聳觀武夫至于感泣人百其勇士一乃心縱其前擒執此醜虜捷無虛日賞不踰時撫戰士之勤勞優將臣之寵錫遂令眷渥曲被微躬佩刀非斷割之才鮮帶乏羈縻之術徒復驅馳聖策衣彼天光奉命靡遑味珍知愧臣敢不據鞍忘老執轡請行載惟筐篚之恩莫非民力尚

謹藥石之戒恐累主知不矜小捷之易成庶集大功而

圖報

謝宣諭生擒賊將田俊邁表

凶渠生致頓收一戰之功中使俯臨過沐九重之諭寵

光曲被感愧交幷中謝臣聞周王歌六月之師殷高美

三年之克豈有偏將成師而出醜虜望風而奔捷以至

三一皆當百雖未馘孫權之首已能俘孟獲之降從古

罕聞于今為烈此皆一人授筭諸將協心謀不遺長臣

于何有欽惟皇帝陛下沉幾獨運羣策兼收慮小器之易盈戒成功之難保臣敢不銘心聖訓畢志事機草木知威已振先聲之氣蜂蠆有毒更深慮勝之懷

謝宣諭破壽蔡州賊賜玉靶劍玉荷蓮盞一隻金一百兩內府段子一千疋表

邊將奮揚屢騰捷奏聖恩重疊猥及非才功匪蕭規寵慚愧始中謝臣聞一勝一負兵家之常萬舉萬全聖人所獨方大統終歸於混合肆小寇適為之驅除蠢爾蠻

荒于茲天討迨皇威之既振底賊壘之無堅有俘其克有馘其醜釋圍城而復困絕歸路以幾殲其餘傷弓之鳥不待絃之張破竹之威可迎刃而解殆將亘海以有截豈止渡江而若飛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出內府之珍輟尚方之品賜之惟服食器用寵其守城郭封疆欒武自知何臣力之有也去病不敗亦天幸之致然如臣者素乏壯猷叨塵閫寄帶其櫑具有愧漢官之儀酌彼金罍徒忝周行之寘殆速在梁之刺終非躍冶之才欽惟

皇帝陛下干戈省躬衣裳在笥賤和氏之璧所寶惟賢

捐陳平之資所圖者大遂令異數曲被微軀臣敢不顧

影知慚飭躬自勵種德誓同于美玉許身願比于南金

是以似之雖未對前人之烈文之教也敢對揚天子之

功

丞相謝過表

恠神不語諒天道之匪諶信偽難明亦人言之可察咎

將誰執臣猶自知中謝伏以甲觀儲祥甘泉錫美茲為

社稷之大計豈勝臣子之至情而臣等易動浮言輙為
敷奏庶幾崑崙之賤或叶唐兒之徵豈謂以憑虛之言
冀無妄之福罪之大者天可欺乎欽惟陛下開日月之
明廓乾坤之德謂臣過在輕信察臣心則匪他赦其智
識之不明復以訓辭而諄諭臣敢不洗心加厲捫舌知
非報國無功但抑譸張之幻事君有義益堅畏懼之誠

禘禮慶成表

親祠祖廟有嚴祼獻之儀上順天陽益定尊卑之義禮

行一日風動四方欽惟御衆以寛奉先思孝吉蠲近日

欵謁大宫戒嚴之際則風雨順從將事之夜則月星明

朗祖考昭假福禄來宜惟熙事之備成實太平之髙致

臣預瞻隆禮袛侍齋祠神其格思昭一人之有慶君曰

卜爾酢萬壽之無疆

平章乞致仕表

恩厚身輕莫有涓埃之報效力微任重豈逃天地之鑒

臨恐貽覆餗之羞輙有避賢之請中謝臣聞忠臣不敢

受無功之賞明君不能畜無用之臣然後朝議僉諧天
工無曠如臣者斗筲小器樗櫟散材早際休明偶塵任
使適邊隅之少警備行列以居前仰賴聖慈苟逃罪責
既委之要衝而獨當一面復預于帥閫而總統諸軍屬
聖主之嗣圖尚賊臣之稽戮但知除君側之惡不敢避
天威之誅豈意罪不汝瑕寵踰所望進貳樞密之重與
聞政事之繁內無張華經國之謀外無營平破賊之計
在承平之日不敢冒居況多難之時豈能有補加以門

膺世爵子尚主恩一作姻 在君恩更何以加而臣才僅止于此豈微軀之敢愛慮賢路之久妨伏望皇帝陛下廓日月之明回雨露之施別求俊異俾就退閒使臣無居寵之媒得安常分而國有得賢之助早致太平

賀立皇太子表

繼體承祧尤重元良之寄立嫡以長式符公器之歸華夏宅心天人同慶欽惟茂隆聖德誕受丕基深維永圖早定大本重明麗正繼照則盍取諸離一索得男主器

者故受之震上以隆廟社無疆之福下以係臣民咸戴之恩羽翼已成豈藉商山之皓謳歌攸屬益知子啟之賢臣等久沐天恩預聞國慶雞鳴問寢賡歌三善之休虎拜颺言仰祝萬年之壽

左叅政乞致仕表

世屬艱虞必得非常之佐運遭明聖豈私無用之臣輙瀝危誠仰干淵聽中謝伏念臣性惟朴魯材本下中素好道家之言本乏時才之用偶塵任使無補消埃當聖

皇嗣位之初正國家有事之日不圖庸瑣獲玷選掄委
之以機務之煩加之以師旅之重王衍清談而本非經
國房琯虛譽而素不知兵在承平猶可冒居而多難將
何有補豈但人言之可畏實於賢路以恐妨況從改歲
以來已及懸車之際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投閒置散乃
分之宜豈可徒戀明恩久叨重任伏願皇帝陛下隆天
地之施廓日月之明憫臣以才不逮人固非飾讓許臣
以老當致政實不遑安庶寬罪戾之憂以畢始終之賜

全歸為幸得請是期

宰相為蝗生乞罪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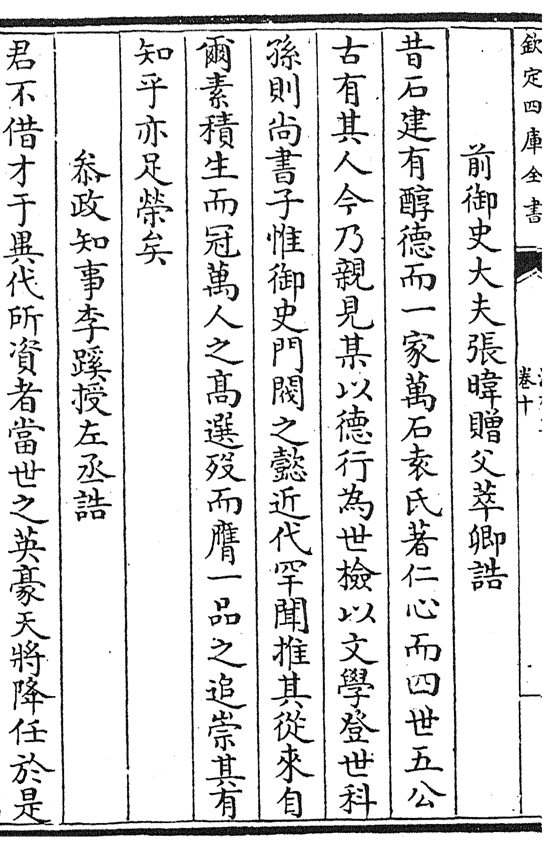
陰陽佐理濫居承弼之司蝗旱為災深負燮調之責兢惶失措踧踖靡安伏念臣等以斗筲之材膺棟梁之任外不能鎮四夷而撫百姓内不能調元氣而率羣臣徒累明恩叨承重寄以致旱暵為虐貽當宁之憂螟螣繼生為下民之害歲一不熟罪將安歸方聖主建中興之功而臣等蹈素餐之責位苟冒處人其謂何伏願皇帝

陛下憫臣以無功而自慚察臣以有罪而自劾別求俊異許就退閑庶可下弭謗言上消沴氣則致天工之不曠亦足為榮但令賢路以無妨猶云有補

封冊高麗王譓冊文

皇帝若曰分封樹屏實賴幹臣繼世象賢以崇有德率由彝憲懋明至公惟我祖宗經畧區夏亦大啟于土宇用綏懐于遠人朕若昔大猷紹休先緒乃睠東土惟我世臣宜加錫命之榮庸展幹方之寵咨爾起復知高

麗國事王龔受材明敏賦性中庸有肅恪以褆身資忠
信以行道惟乃先世荒于東陲象輅介圭啟封圻于大
國彤弓錫盾作蕃屏于王朝踐修厥猷不顯亦世亦暨
汝父克成厥終肇敏戎功嘉召公之是似女有良翰
命申伯以于宣是用畀爾苴茅纘我祖考以永為我蕃
輔用追配于前人嗚呼惟有德可以和人民惟謹度可
以保富貴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孔艱惟敬厥事慎
乃服命律乃有民往盡乃心典聽朕命



前御史大夫張曄贈父萃卿誥

昔石建有醇德而一家萬石袁氏著仁心而四世五公古有其人今乃親見某以德行為世檢以文學登世科孫則尚書子惟御史門閥之懿近代罕聞推其從來自爾素積生而冠萬人之高選歿而膺一品之追崇其有知乎亦足榮矣

叅政知事李蹊授左丞誥

君不借才于異代所資者當世之英豪天將降任於是

人必付以大賢之事業朕以寡昧獲紹基圖念祖宗開創之艱思社稷久長之計而四郊多壘羣生未寧提封未入於版圖陵寢尚霑於霜露中夜以嘆茲心靡遑期得英偉絶俗之才以濟險阻非常之運疇若予釆今得其人具位李蹊器識邁倫才猷經世以文雅飭吏事以術業贊廟謨比長外臺薛宣之政事已試召還中省張鎬之籌筞甚良是用貳我機衡進之丞轄於戲承平之世中庸談笑而有餘多難之時賢哲馳騖而不足身濟

大業力恢中原幸得遭時其任以天下之重毋以有已或負于人主之知勉盡乃心以稱朕意可改授尚書左丞兼修國史加上柱國餘如故

許道真致仕制

安車蒲輪天子所以厚優賢之禮黄冠野服人臣所以遂歸老之心其恩榮足以兩全而前後不可多得有臣如此如卿幾人具官某道直以方氣剛而大議論非世儒所到名節以古人自期擢自先朝置之諫列近安邑

竊位已聞折檻之忠及梁冀伏辜方見埋輪之志朕初即大位稔聞直聲起之于田里退閒之間超之于侍從論思之地完備始終之節從容進退之間歎陽城之敢言惜其將去念孔戣之既老挽之莫留特進一階榮躋四秩華山拂袖最是為世上之閒神武掛冠猶不負山中之相勉終晚節益介壽祺

道陵真妃制

古有六寢式奉宸闈天垂四星蓋鄰北極朕祇承先帝

敬建掖妃載頒優異之恩以對柔嘉之則休符佐相早列邃庭左右圖史之規進退珩璜之節彤管有煒象服是宜用光四德之書仍侈六珈之飾嗚呼攀軒龍而莫及望絶嵑湖悵蒼梧之不返魂消澧水惟德徽之益遠宜命數之敦陪尚深送往之誠愈保安貞之吉

滏水集卷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心亨
謄録監生臣喻泰階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滏水集卷十一二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滏水集卷十一

金 趙秉文 撰

碑文

梁公墓銘

中朝廷清明四夷賓服上方儲思於穆清講明乎蒐狩之制車駕頻年幸金蓮川公以薛王府掾抗章論列以為其地在重山之陘積陰之所春燠不毛夏暑仍繽殆非所以頤養聖躬也況蕃部野心難制萬騎撇捩

信宿可到萬一觧嚴之際奔突而前卒何以禦至引梁武招納叛亡以為先事之戒書奏搢紳危之上曰此愛我也庸何傷詔為止行自是名聞天下家置一通言正人必曰梁公矣其後公在陜西上平賦書累數千言其大畧言大定四年行通檢法是時河南陜西徐海以南屡經兵革人稀地廣蒿萊滿野則物力少税賦輕此古所謂寛鄉也中都河北河東山東久被撫寧人稠地窄寸土悉墾則物力多税賦重此古所謂狹鄉也寛狹鄉

之地至有水陸肥瘠一等物力相懸不啻數十倍後
雖三經通推並依舊額臣竊恐瓶罍之詩不獨譏於
古矣書奏上深嘉歎命藏有司將用之初公言蕃部
叛服不常其後果爾及平賦之令未下而宋賊繹騷
督賦者病焉識者服其有先見之明竊嘗謂士之出
處惟觀立朝大節其他可畧也如公以外官散地已
能建白如此使之處機要之地居侍從之班當必有
大過人者此予所以銘公而不愧也公諱襄字公贊

絳州正平人第進士仕至保大軍節度使云爰為之銘曰

於皇世宗百度惟貞世平講武駕言涼陘言言梁公獨以諫鳴儆戒無虞屢省乃成謂天蓋高胡動以誠帝曰愛我詔尼其行薄海內外聞公直聲匪惟公直曰天子明平賦一書時其重輕世有主父不孤賈生沈史飫經寨華摘英浩浩而博涵涵而渟小試其長風馳霆驚名聞天朝不登公卿惟皇

好直錫之胄榮尚詒來者視予此銘

郭公碣銘

君諱某字某某郡人宋宣和中族子以高貲聞欲因權要以貴公公曰請托公行晋所以亡也此言何為至於我哉未幾宋果亂入皇朝第進士仕至某以某年卒嘗試論之人之壽夭窮達係于天而其子孫之賢不肖與其世數之遠近則係乎其人所積之有厚薄予于見聞間以陰德有後者得三人焉若王寳文守洺有德於洺

人而以横逆被禍其子學士君彦潛以進士甲科文學名于世賈迪功稱為遺直而子戶部尚書執剛以政事聞于時而君以慈仁孝友輕財樂施位不滿德而轉運使公富貴而好德康寧而壽考以忠果强敏聞于天下天之報施善人果何如也乃為之銘曰

不能鋭是以鈍不于身試以昌其世世

崔公墓銘

君諱憲字子貞涿郡良鄉人世系載先塋幢事業載壙

銘先生賦中庸之正性抱醇懿之休德不矯激以忤物不茍合以趨時淹貫六籍兼綜羣藝循循焉彬彬焉善誘善導可謂淑人君子者矣故能學為人師行為世表慈祥孝友篤實愷悌人無得而稱焉然天下學士大夫言善人必曰子貞云其醇而不耀陳仲弓黄叔度之流乎無何禀命不融以大定二十九年卒于官春秋五十有二官止于孝義縣丞嗚呼惜哉先生一第進士甲選以誤黜再上復中乙選文才之卲猶以行掩之也與同

邑劉器博翟瑜以道義相交善門人前左司郎中劉昂等僉以有道無命合有譔述勒銘斯表用旌不朽銘曰

元氣氤氳降為仁人含和韞真不緇不磷介然而石

温然而春聲溢天下禄纔及身青雲諸生滿其後塵

勒銘貞石垂聲不泯

姬平叔墓表

泰和八年冬十有一月丙辰盤安軍節度副使姬公平叔以疾卒于泰州官署之正寢何以書皇朝忠清行義

之臣也盡瘁王事故書爵曰字貴之也禮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卒于寢正也今天子嗣位首詔公赴闕將用矣而公已歿隱之深故謹而日之也退而哭哭而誄曰梁木其摧乎正人其萎乎微夫子吾誰歸乎自孔孟之歿幾二千年士大夫以積學績文為進取之計幹辦者稱良吏趣時者為通贒而不知治心養性之術間有明仁義之實以通經學古為高救時行道為贒者必怪怒罵笑以為狂愚世之知平叔者見其卓絶之行忠義之

節臨窮達處禍福無愧古君子或以為勉强自若不知乎
叔之賢凡以知道故也世人所以不食酰毒者以其殺人
孰知酒色之害烈于酰毒而不知避之知未審耳生固吾
所欲有甚于生者理義是也死固吾所惡有甚于死者
喪其本心也大哉心乎修之可以為贒哲養之可以塞
天地人知養其身而不知養其心亦惑矣公嘗語人曰
凡聲色勢利之屬皆客氣也人能無以客氣害其良心
斯幾矣故余以為知道公之鼻祖因官受氏奕世載德

不忝前人戰國齊大夫樓漢南陽太守資唐宰相楚客之耳孫宋諫議度大理丞若谷之雲來處士尚贇之玄實臣之曾公壽之孫傑之子也避簡肅皇帝廟諱改氏曰姬汝陽人諱端修字伯正一字平叔與人交怡聲下氣恂恂若無能至臨大事遇大患雖頹嵩岱不吾壓也此一反生平不喜讀佛道書拳拳如奉戒律寡言笑不飲酒屏絶聲色年四十餘喪其配遂不復娶終身無媵妾此二反家素殷美未嘗有綺繡之奉鍾鼎之食視一

物若蘄惜至田宅之勝盡推以與其姪輩而弗子曰吾
先兄之所積也此三反嘗語人曰吾有三反一第不足道
既第必樹名節年六十必致仕人始未信既而中大定
二十五年進士第調唐州司候太守子不法攝置于獄
守怒不為屈改鞏州通西令以廉升同州觀察判官遷洪洞
令補尚書省掾以稱職擢監察御史首彈張復亨才勝
德小人也朝廷以小人居諫職可乎又言拾遺張嘉貞
奔走權貴皆不宜進用又言樞密大軍至盧車河敵勢

窮蹙不即勦絶至有臨潢之敗其餘將帥多非其人因
薦同判樞密完顏老同知臨潢赫舍哩安濟庫等沉勇
有謀可任方面知濟南府張萬公北京留守完顏承暉
户部尚書范楫秉志公方可任廊廟其後凡三上書皆
言善善必當用惡惡必當去在斷之不疑耳上問其狀
曰臺官近日言復亨承暉尚未行也上亮其直然奸人
自是側目矣竟為有司傅致其罪上特宥之改太學博士
未幾黜為彰德府判官秩滿除大理司直轉寺丞上召

見宣諭備至會命省讀應詔陳言文字得唐括合達一書上之曰時政得失盡於此矣其造次不忘悟君如此是時輦轂不雨久係寃滯議坐主者罪反為所擠奪一官歲餘授知盤安軍節度副使俄規措東北路軍儲臨終慨然曰天不假我數月壽以畢幅巾之願耶享年五十有九配陳氏二子忞應公仕章宗朝不為不知遇賴聖恩全宥亦衆矣其卒蓋月日攀龍鬚以遡箕尾似非偶然者而道終不克大施于天下既而其身愈斥其志

愈不衰其名愈重天下識與不識言正人必曰平叔

公常奏對以君子小人為言上遣近侍局使李仁惠

問小人為誰公即以仁惠對上聞之愕然及公歿而

仁惠敗天下服其忠又未嘗不悲其遇也爰繫之詞

曰

剛為天德無是餒焉物或蔽之人而不天復情于

性守動以靜不戒而剛無欲以正惟伯正父學先

致知非苟知之亦信蹈之公材小試于憲于丞羣

瘖側耳丹丘鳯鳴投膠于河幾何能清砥柱屹然頹波不驚公命不延不登柱石公在廊廟孰為蟊賊公能抵之不能已之嗚呼九原愛莫起之交交黄鳥爰止于棘天不慭遺哀何有極老眊言壽死而不亡一時之促萬世之長汝山蒼蒼汝水逶遲公今不死公墓有碑

遺安先生言行碣

先生姓王氏諱㽦字逸賓其先臨洺人先生實生于汴

梁嘗以洺川自稱不忘本也自幼頴悟絶羣外頎如也
初學詩于伯父震落筆驚人震自以為不及未幾詩名
大振加之孝于親友于弟誠于人篤于己遠近論文行
必曰王逸賓矣初孟公宗獻友之張公壁叔獻趙公渢
文孺皆師尊之先生天性謙至待之反若居己上者
及數公相繼魁天下直玉堂然後先生之道益尊名益
重朝贒兩薦名德先生以書柢故人之位清要者苦以
親老為辭議遂止明昌末聖天子詔舉德行才能之士

鄉人耆德諸生五百餘人薦先生孝義忠信文章為世
師表朝廷以素知名特賜同進士授亳州鹿邑主簿先
生年幾七十矣以目苦昬暗即日移文有司以老疾乞
致仕朝廷猶以半俸優之首葺先塋次以分惠親舊計
月而盡泰和三年八月二十有七日以疾終于家臨終
神色不變戒其子棺周于身足矣語畢而逝葬于祥符
縣魏陵鄉蕭氏之園先生教人先行後文與人交終始
不易居喪齋蔬衰服不去身二年與二弟同居終身無

間言平居循循醇謹視若無能爲至不義嬌如也其詩
冲淡簡潔似韋蘇州嘲戲風月一言不及也所與游皆
世知名士若文商伯起張公藥元石及其子覲彦國王
琢景文師拓無忌酈權元輿髙公振特夫王世賞彦功
王伯温和父左容無擇游道人宗之路鐸宣叔右丞唐
古文正公鎮南都以禮致之不能屈及與貧士談几坐
終日不知誰爲主誰爲客也甞冬日詣一親知家會坐
客滿主人貧窶爲代給所須坐客疑其寒物色所得乃

典綿衣以贈也喪其母鄉隣或賻以布帛拜而受之異日復歸其人曰吾親安吾貧義不可受也其廉介類此其真純之德卓絶之才淵深之學廉正之操黄叔度陶淵明元紫芝司空表聖之徒歟以秉文明昌間轉河南轉運幕過相謁坡軒居士鄜元輿居士曰君知王逸賓乎斯人當今顔子也君不可不掃門求見之既見曰鄜公知人矣自是之後虚徃實歸及其重來墓木已拱嗚呼使子雲見之不當絶嘆于李仲元𦨰允明見之不當

見稱于元子不意千古之下復有斯人于是為之銘銘曰

居今而行古身晦而名彰不獨以詩昌猗

東明令王君鷄澤尉楊君死節銘

貞祐元年秋九月北兵至河朔東明令王毅之剛鷄澤尉楊君過叔黨死之詔褒贈有差嘗謂士大夫高爵厚禄平居左繩右準以功名自許一旦伏節死義顧出于簿領之卑彼區區一令尉乃能樹立如此庸詎知名為

主知寵光身後也哉誠義激于中不忍偷一己之安而驚百姓之患非剛明者其孰能之乎乃伐石樹碣用旌不朽銘曰

邊臣失機竟速抵巇來亦不麾去亦不追坐視宂陣反棄其師令尉之卑而能死之噫

張文正公碑

貞祐三年冬十二月十六日翰林學士承㫖張公以疾薨于正寢訃聞上為輟朝命勅祭勅葬贈銀青光禄大

夫謚曰文正前代謚文正者不過三四人本朝惟唐括
丞相與公二人而已嗚呼亦可謂榮矣初明昌泰和間
明天子勵精政事脩飾治具典章文物髙出近古公之
父清獻公任奉常春官朝廷典憲皆其討定修國朝儀
禮究然為一代法其後公繼之前後垂三十年凡朝廷
有大制度大典冊大號令至于紀世宗顯宗章宗三朝
之宏休偉烈未嘗不經公之手初宋人寇邊南鄙用兵
書詔旁午公獨任其責沛然有餘朝廷以平章政事布

薩揆軍回右副元帥完顔匡等圍襄陽又賊帥丘崈遣人告和或議乞以恩旨許將士回日俘掠公言君人者與為將帥不同君道以仁義為主弔民伐罪而已將在閫外權其事宜可也借如軍士應須俘畧與其出自上命不若出于帥臣之為愈也其論襄陽可攻圍與否及欲分淮南之半為界公言向者大舉本期平蕩江漢今平章軍回竊意任彼事勢或有未得如吾意者但隨所得郡縣撫而有之彼必以我圖久駐之計方事進取震慴

畏已求成不暇矣不必以淮南遠近為斷其後張岩書來以朝廷所須五事但欲量增歲幣歸泗州俘畧朝議以面奉聖旨必以割地稱臣使得贖罪為辭公又言有司之事容可擬議至于聖訓理難中止大定初蓋度偽宋必能遵禀故令帥府開示聖訓報諭今既聖度包荒竊恐宋人以要約重難怠于求請不若使其易從然後示之聖訓重以生靈之故曲依來請庶幾兵革早息其後以叔易伯重增歲幣函賊臣之首獻犒軍之賞公在

翰苑籌畫為多南邊底定固賴明天子與大臣協謀盖亦有内相之助焉初清獻公由禮部郎中出守林棣公代為郎中及以尚書遷亞相公復為侍郎及清獻公致政之後公又有御史之拜衣冠傳為榮事故其誥命有鄭之桓武代為周司徒韋之贒成繼作漢丞相之語公之後朝廷以公家傳禮學復命其弟行信為禮部尚書自非學問該博議論篤正而濟之以深醇之行勤敏之操何以有此公諱行簡字敬甫莒州日照人祖莘卿以醇

儒碩學顯名當世仕至鎮西軍節度副使父暐經明行修嘗任御史大夫公大定十九年擢詞賦進士第一時年二十四公性純厚端慤謹慎周密口無擇言而為善不近名修道不求容惟以公勤忠直自結人主之知是以歷仕累朝俱蒙寵遇平生少交遊寡言笑嘗以謙敬自持待人以誠而與物無忤故薨之日朝士大夫咸涕泣相告語曰世不可無斯人而竟不能復有斯人也其家風醇謹則似萬石君通達典故

似虞秘書經學論議似陸宣公詔誥典册似李贊皇人得其一已獨厭餘不幾于才全而德備乎是宜為之銘銘曰

天地元醇降為仁人含和醞真不緇不磷行為世表文演帝綸家傳禮樂載筆終身敢有二事墜其清芬歷身四朝寵數益新何以致之惟敬與勤緇衣美鄭德星聚陳顧後絕配瞻前無隣惟清獻公如萬石君歲時問勞寢膳以聞慶建白首朝服事

親明星忽逝孤月獨晨永懷道陵郘湖上實金鑾舊夢玉樓斯文忠厚之氣没為明神公甍汴陽而葬南原過者必式惟文正之墳

任子山壙銘

予嘗怪太史公傳扁鵲倉公行事并載其治法之詳如此而王公大夫功業無聞者畧而不及一言何也既而嘆曰此後世作史冗長無法徒為紛紛而太史之書言簡而事核獨為良史之法者也有一人之人有百千萬

之一人有一世之人有千百世之一人之二人固亘千百世千萬人而為一人可使其技之無聞也哉漢書不傳張仲景唐書不傳王氷識者尚有遺恨其偶遺之耶抑削而不録之耶賴其遺書傳于後世使其書併亡則治人之功無乃闕乎此予所以銘公而不辭也公諱履貞子山其字也以醫聞許州長葛人銘曰

不緇而僧不官而儒顧以醫鳴不求羸餘其四休居士之徒歟

翰林學士承旨文獻党公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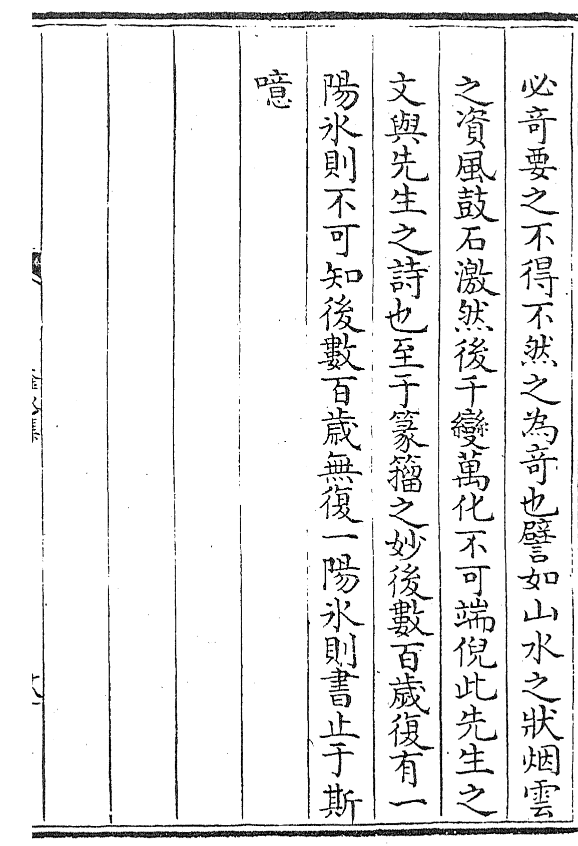
先秦古文篆籀淳古簡嚴後世邈乎不可及已漢之文章温淳深厚如折姑繇以為明堂之楹駕騄驥以遵五達之衢不憂傾覆使人曉然知治道之歸韓文公文汪洋大肆如長江大河渾浩運轉不見涯涘使人愕然不敢睨視歐陽公之文如春風和氣鼓舞動盪了無痕迹使讀之亹亹不厭凡此皆文章之正也至于書亦然秦相李監之篆漢魏之八分虞褚魯公之楷見者莫不歛

祚而敬其下作者如零珠片玉非無可喜要非書法之正也本朝百餘年間以文章見稱者皇統間宇文公大定間無可蔡公明昌間則黨公于時趙黃山王黄華俱以詩翰名世至論得古人之正脉者猶以公爲稱首公諱懷英字世傑泰安州奉符人十一世祖宋太尉進公少穎悟日誦千餘言及壯以文名天下取東府魁大定十年中進士優等調城陽軍事判官遷汝陰令十八年充史館編修應奉翰林文字翰林修撰翰林待制明昌

元年遷直學士六年預修世宗實録及遼史改翰林學士承安二年出知兖州泰安軍節度使為政寛簡不嚴而人自服化三年入為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大安二年九月以壽終享年七十有八是夕有大星隕于家居之階上衆視之公已逝矣官至中大夫公性寛和容衆犯而不校未第時樂山水不以世務攖懐簞瓢屢空晏如也夫人石氏徂徠先生之後亦能安貧守分毋始娠梦唐道士吳筠來託宿既而公始生及長儀觀偉異若仙

然其文章字畫葢天性儒道釋諸子百家之説以至圖緯篆籒之學無不淹貫文似歐陽公不為尖新竒險之語詩似陶謝奄有魏晉篆籒入神李陽氷之後一人而已嘗謂唐人韓蔡不通字學八分自篆籒中來故公書上軋鍾蔡其餘不足論也小楷如虞褚亦當為中朝第一書法以魯公為正柳誠懸以下不論也古人名一藝公獨兼之可謂全矣銘曰

文章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非要之



必奇要之不得不然之為奇也譬如山水之狀烟雲之資風鼓石激然後千變萬化不可端倪此先生之文與先生之詩也至于篆籀之妙後數百歲復有一陽氷則不可知後數百歲無復一陽氷則書止于斯噫

滏水集卷十一

滏水集卷十二

金 趙秉文 撰

碑文

史少中碑

始余聞季宏父名于相知間行高而學博能文翰善談論下至博奕亦絶人逺甚及來京師始識之温厚謙冲殆過所聞其問學愈叩而愈無窮與人交愈乆而愈不猒自趙黄山王黄華諸公皆屈已尊禮之又與其壻陜

西東路轉運使䴡鑄才卿有冰玉之譽觀其為人與所交游其家世可知矣季宏又嘗語其兄雋能詩泊山東詩人王頤養道為唱和友獨恨晚生不及陪奉其先大夫杖屨意必有名儒鉅公發其事業第未之見也一日季宏悵然曰先大夫之才之行不减古人鄉先生張晦嘗志其墓矣崇慶二年公奕任太常丞命子壻䴡鑄狀其行求翰林學士承旨前禮部尚書張文正公為之碑文未成秋八月公奕改簽山東東路按察司事無何中

原受兵大河之北莽爲盜區鑾輿廵幸陪都百官奔走扈從既而張文正公洎龎鑄相次下世求遺文于其家俱無有也公奕亦遭益都之喪亂孑身渡河生平所藏書掃地無餘公奕不幸早孤族中老人又皆物故是以無能道先君行事者姑以舊聞粗記什一恐遂泯滅無傳惟是窀穸之事所以托不朽者惟子是在敢以爲請某與季宏同寮也其敢以不敏辭謹次而銘之公史氏諱良臣字舜卿其先洛陽人石晉鄭王之後曾大臨祖

士元皆隱德不仕父淵徙大名鄉人稱善人力教公讀書後以公貴贈儒林郎母太夫人蔣氏魏之甲族也儒林君既殁躬教以義方公亦卓然自立文學富贍大名李釜名臣之舊館置公于門下年二十四登宣和六年第調主成安簿俄丁太夫人憂哀毁過禮會宋滅皇朝撫定河朔安撫司辟舉監北京内東倉遷冀州南宫令涇州觀察推官德順州節度判官後歷清豐濮陽大名三縣令權州三白渠規措以長子公雋之亡也尋醫東

歸世宗即位復為南樂平陰二縣令潞州觀察判官年六十九卒于官大定八年八月也先娶大名俞氏一男曰公雋妙齡秀發有聲場屋間詩筆妙絶年二十八無禄早世再娶德順毛氏親衛大夫惠州團練使緯之女賢而有家法二男公彪公奕四女適毛瑊賈錫任祚梁僎公彪武節將軍淇上埽巡河公奕太中大夫翰林修撰公在新安時李成帥河南豪縱不法上下莫敢忤其意一日人持府檄及囊封至縣封有河南印章及成

手迹曰府主須金如囊封之重縣吏股栗惟命是從公獨笑之命啟其封吏皆叩頭曰事若實則吏死無為也公卒令開之果盡石也其詐乃得居平陰日縣豪民王八十者持吏短長為一邑之害小不如意陰以法中之縣官熟視不敢誰何公至召之庭中訓以義理遂感泣改節卒為善人晚節居潞州上黨一愚民以財雄一方率敷村之民幾十人迎西齊王以賽秋社儀衛之物頗僣制度利其財者搆成其罪縣獄具聞于州州將亦武

弁有覬覦之心欲盡誅之公獨慷慨别白其事州將不
能奪竟全千人之命公仕宦四十餘年陸沉下僚心安
氣和無不遇之嘆及其亡也夫人毛氏護喪歸葬于大
名縣先塋之側禮也累官至中散大夫以子貴贈少中
大夫開國伯在鄉里顏色怡然似不能言者及臨事毅
然有執其孝友之誠蓋天性然自太夫人之亡家有二
寡姊事之如母其月入之廪盡以二姊主之夫人不與
也與二兄居聚族三百指衣食之如一其用廕也先其

姪公明其仁于親族乃如此是宜銘銘曰

沇之水出為濟經濁河不變其泚公之仕當宋之季流離亂朝清而不滓如卓容縣遇建武則起名聞天下乃一令耳才德如彼位止如此不亡者存必在其子

張左丞碑

大定明昌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上方留意稽古禮文之事于是御史大夫清獻張公璧正國朝儀禮成一代

大典潤色太平皇矣唐矣然猶削牘大小九十餘奏若諫田獵廵幸節財用愼法令明德運之非古辨正統之無定議提刑不可罷者三章救監察姬端修不可治罪者累奏其餘隨事証諫殆無虛日其言明且清正而通雖魏鄭公展盡底藴陸宣公不負所學未能遠過也其長子翰林學士承旨文正以高文大册佐佑章宗泰和南征書詔匊午獨當大半以至函賊臣之首獻犒軍之賞量增歲幣易叔以伯雖聖謀經略授之成算蓋亦有

内相之助焉公其仲子也崇慶二年公任諫議東海侯將復名用呼沙呼參議軍事公奏言呼沙呼為人遠近之人盡知之前知大興府事專任私意枉害良民蔑視省部以示強梁媚結近習以圖稱譽及為山西將帥持師無律民數被害徒能取蔚州官帑殺淶水縣令而已一朝遇敵引數十騎先遁朝廷踰年廢而不用衆庶莫不喜悅今若復用惟恐蠧國害民更甚前日一將之用安危繫焉既寢而不用矣至寧元年夏六月公又奏言

朝廷欲起舊臣俾為元帥請以近事明之鼐爾之為留守紐爾之為元帥非不老且舊也而不能全遼東之敗一文士一剿賊而能保山西于屢戰人材能否不問新舊明矣譬如治病一醫不効必更求醫多方療之今正用前日之敗將禦前日之勍敵求其成功亦難矣且呼沙呼為人殘忍其相貌凶悖利害之機況有大於此者書奏不從至八月二十四日呼沙呼以兵圍宮禁果有弑逆之禍信哉不明乎春秋之義者前有讒而不見後

有賊而不知春秋書翬帥師削其公子以不義強君著履霜之漸是以及鍾巫之禍也嗚沙呼踐扈專制盖有漸矣哀哉然而知之非難言之難言之非難聽之又其難也言之于未然之前則不信言之于已然之後則無及此天下所以多公先見之明而公亦不忍天下之被其禍也及宣宗即位公又首奏言乞正賞刑以順人心乃者羣臣言東海侯不當立賽音實古鼐死之非義此誠有違經旨不合人心春秋之法國君雖立不

以正但嘗與隣國會盟列為諸侯所以正君臣之分也東海在位六年矣為臣子者豈容他議呼沙呼躬行弒逆當此之時賽音實古鼐領步兵五百赴援力戰而死忠義顯然今反以為邪黨恐非公議宜先褒顯優贈官爵以勸忠義此賞之所宜先也呼沙呼雖有援立之功然聚兵專命侵奪主威皆非人臣所為況以臣弒君不可以訓昔宋徐羨之傅亮殺營陽王立文帝下詔暴羨之等罪誅之以迎奉之誠免其妻子徒之建安今呼沙

呼雖死罪名未正宜令有司暴其罪惡除名削爵籍没家産妻子雖合緣坐乞依宋文故事免其妻子徙之遠方此刑之不可不正也上以方安反側未遑也事雖未行公之所言正也春秋魯隱公不書即位攝也及其薨不書葬君弑而臣不討以為無臣子正其罪可也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孔子不以加貶況即位踰年得成為君者乎死之宜矣傳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公知無不言可不謂忠乎引經

據正可不謂貞乎此予所以銘公而不愧也公諱某字信夫莒州日照人世業載清獻公文正公碑第進士公之任諫諍也宣宗命尚書省集百官議衛紹王名稱先是呼沙呼謗于廟堂宜降為庶人公與兄行簡引昌邑海西故事宜降為王呼沙呼銜之不屑也又劾内族額爾克以軍敗乞問狀及補外引見言左參政鄂屯雅爾噶飾詐不忠臨事慘刻黨呼沙呼乞賜罷其在涇也上封事言賊犯鎮戎紐勒琿怯敵不救朝廷遣使臣賞邊功多

受銀馬饋遺非朝廷體舉鄯帥哈達可任大帥自是權
貴側目矣其餘隨事正救多此之類初公叅大政也適
高琪攬權醜正惡不附已者衣冠之士動遭窘辱公引
太平舊制力抵其非及具大定勅旨省掾等不得叅注
吏員上為動容會同列激之由是補外任及上即位驛
名起授尚書左丞首言先帝初即位詔天下刑不上大
夫治以廉恥丞相高琪奏定職官犯罪的決百餘條乞
依舊制或謂公首蒙聖主擢用雖有旨建明多不契上

旨何也竊謂此乃吾君之所以聖人也昔漢明帝聽斷精明而章帝濟以寛厚明帝不失為明君而章亦稱至孝其與霍光之輔昭帝相去逺矣方西北鄙用兵高琪奏行一切之政權也及于聖主即位公奏罷之宜矣然宰相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而吾君豈昭昭然務為新政之觀人耳目哉聖主之德天也天何言哉伏覩聖主即位以來未嘗命一詔獄辱一朝士則公之所奏已畧施行矣何更為哉既謝事與令

致政左丞侯公日以碁酒自適然憂國之心時形於辭色以正大八年二月八日薨享年六十有九是日葬於開封縣仁壽鄉西原夫人劉氏封郡公夫人先公卒子節莞箸仕筴未仕俱早卒箸前尚書省掾小德尚幼女長適李肯構早卒次適襲封衍聖公孔元措次適白水令敬銓孫仁達仁榮仁表公性純正無城府每奏事上前旁人為動色公處之坦如也初遊嵩少目之曰吾與此若有夙契者果終於此異哉公

三職轉運按察使歷戸禮部二刺開通鎮涇邠鄜所
至有聲不書姑錄其立朝大節亦不能殫也爰為之
銘曰
楊蹥賜彪石傳建慶奕世載德維公景行何以治
身曰誠與敬何以事君曰忠與正進退由義得失
委命公自筮仕勇于敢為利害不問夷險不辭上
前論事洞達無疑覿者縮頸公獨色怡王氏世權
祿山逆相公折其萌九齡劉向孫弘飾詐梁冀跋

皀公斥其非汲黯李固徐傅既誅廵逺未旋公于此時請正賞刑身雖在外心在帝室惓惓納忠以匡時失帝曰疇咨汝復相予君房入相奏寛大書懸車告老隻童匹馬二老相從綠野林下一日不見死生遂分壁水明月嵩山白雲神耶仙耶則不可知有不沒者視予此碑

故葉令劉君遺愛碑

吾友翰林修撰王君從之有言君子有恵政而無異政

史傳循吏而不傳能吏吾嘗誦之云耳如吾葉令劉君既有惠政又有才幹稱可不謂全乎君諱從益字雲卿蔚之渾源人南山翁之胄也第進士任監察御史日知無不言與當塗者辨曲直以罪去天子憐其才起為葉令下車修學講義聳善抑惡一之曰礪而教之二之曰惠而安之奸吏惡少望風革面君曰未也事有大于此者葉劇邑也路當要衝歲入七萬餘石自擾攘之後户減三之一田不毛者千七百頃而賦仍舊可乎請于大

司農減二萬石賴以濟流民自歸者數千未幾被名百姓詣省請留不果授應奉翰林文字踰月以疾卒遺民聞之以端午罷酒樂設為位而哭越明年使李道人來乞銘嗚呼非君之才之美之惠曷能使民既去而挽留既沒而不忘繼之以泣也哉乃為詞以招之命曰悼騷以慰父老之思其詞曰

皇天賦予若人兮鍾南山之粹靈紛吾既有此淑質兮又申之以修能擷六藝之英華兮襲六桂之芳馨

峩子冠之豸如兮胡獨罹此謫也飛子舄之梟如兮

胡遽去此邑也蘭秀而摧兮玉貞而折也猗才之富

兮胡壽之嗇也噫嘻將騎箕尾上比列星乎抑乘白

鶴下顧遺民乎將為景星鳳凰以瑞斯世乎抑為祥

風甘雨以濟斯人乎維此葉邑君之桐鄉鬼兮歸來

無去故鄉些

復銘其墓曰

維南山翁之曾孫以剛直聞百未一見槁死空壙二

子耶既秀而文將大其門耶噫

廣平郡王完顔公碑

太古之氣鍾長白山鴻淪瀰紛為聖為賢薀薀隆隆儲為皇風權輿帝墳自我聖朝始制文字以代刻木之政伏羲氏所以造書契立人極也厥亦惟我世祖肇基王迹太祖太宗肅將天威變伐遼宋用集大命于厥躬軒轅氏所以開帝圖也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天佑大邦是生賢佐故其人物沈勇剛决光明魁傑勒功帝籍圖形麟閣

者不可勝紀其在熈宗時則有若遼王以至公定册周公所以相成王也其在世宗章宗時則有若淄王正色立朝有霍光擁昭立宣之功焉忠義自將代不乏人誰其繼之則我廣平郡王其人矣貞祐二年王以都元帥行省事于中都左丞摶多副之委以軍事王鎮以德量總大綱而已既而援兵不至粮運既竭慨然約摶多以同死社稷而摶多有異議竊欲委城而南王面責之愧汗浹背經歷官完顔舒固特左丞腹心也數其罪立斬之

即起謁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曰事勢至此吾何面目以見主上惟有一死以報社稷授知管差除師安石遺奏一通歸達朝廷遂與左右引飲神色自若頃之仰藥而死嗚呼臨大節而不可奪不濟則繼之以死古之所謂大臣者歟王諱承暉字維明其先出自景祖之裔祖鄆王帕克巴父鄭嘉從海陵南征死之王性純一既長志在行其所學世宗朝仕近侍局直長諫幸婁丹獵非其地已而果然上悔之章宗朝遷近侍局使隆慶

宮妹添烏蘭葉得罪先朝上夜召之時宮門已閉王不受詔上嘉納之與陵復土幄次還嘗寢王奏宮嬪可出則出之以遠嫌疑盖意有所在也其因事証救類如此知大興府時閹人李新喜有寵借府之聲伎王却之京師大猾爭稻田不直繫獄走賂宣徽使李仁惠以書營救即杖殺之衛紹王時駙馬都尉默呼與其父南丕勒干預朝權大為奸利王面質其罪其守正不撓又如此故嘗試論之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

害仁夫所謂仁者豈特立言踐行循循醇謹而已哉必將有至誠惻怛愛君憂國之心遇不可必行其志而已也夫以仲由之果不免為具臣周勃之忠不過為忠臣若漢之汲黯蕭望之楊震李固杜喬唐之狄仁傑顔真卿叚秀實掐之不來麾之不去生以理全死與義合國存與俱存國亡與俱亡所謂社稷之臣者其在斯矣初王留守北京某時為運幕熟王之為人自以託肺肝之親以劉向抑王氏為忠以李世勣訣武氏為不忠又師

司馬光而友蘇軾喜左醫張萬公張暐與之相友善

醉則酣歌伊吕兩襄公詞其志為何如決非偶然者

故獨著其立朝大節而系之以銘將以誌不朽非予

言之重也銘曰

維長白山肇發金源他山遥尊精靈氣奔如彼枝

葉附其本根其胄維何鄆王之孫惟王廣平奕世

載德父沒王事勲在王室帝曰俞哉纘戎世職敢

有不恪以玷前烈自始之學勇于必行剛而無欲

公則生明莅官事君惟敬與誠力竭股肱加以忠貞不畏彊禦好是正直力抗黃門面斥貴戚平昔喜怒不形于色一旦遇患乃見大節翠華南渡留鎮京城勢窮力蹙義重身輕談笑而絶如唐真卿王雖云亡凜凜猶生一時之酷萬世之榮惟帝念功命秩是旌配食彛鼎顔叚齊聲凡百有位視予此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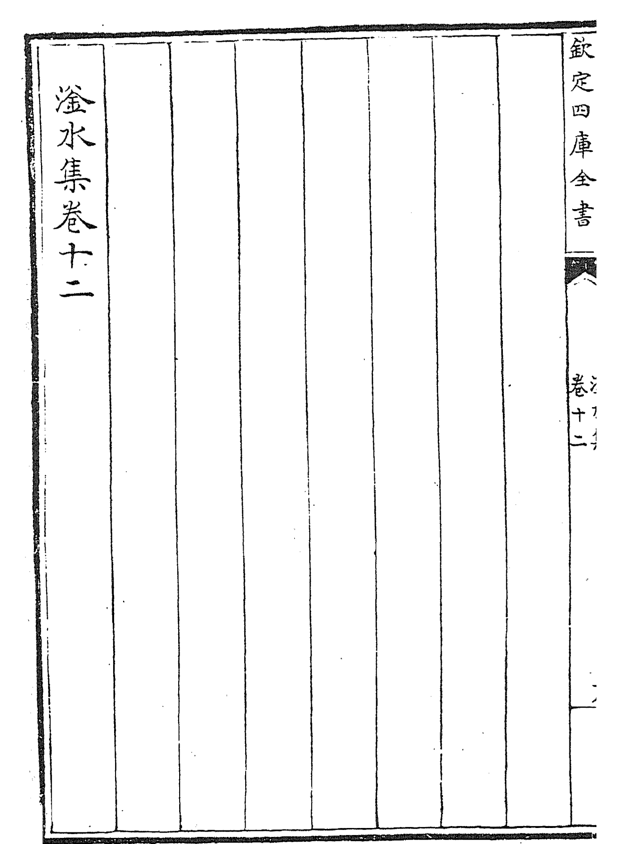
祁忠敏公傳

公諱宰字彥輔江淮人宋季以醫術補官王師破汴得之後隸太醫海陵朝積遷通奉大夫太醫使自以數被恩遇欲自効會後宮有疾召宰診視既入見即上言諫南伐其畧言國朝之初祖宗以有道伐無道曾不十年蕩遼滅宋當此之時上有武元文烈英武之君下有宗翰宗雄威謀之臣然猶不能混一區宇舉江淮巴蜀之地以遺宋人況今謀臣猛將異于曩時且宋人無罪師出無名加以大起徭役首營中都民已罷困興功未幾復

建南京繕治甲兵調發軍旅賦役煩重民人嗟怨此人
事不修也間者晝星見于牛斗熒惑伏于翼軫已歲自
刑害氣在揚州太白未出進兵者敗此天時不順也舟師
水涸舳艫不繼而江湖島渚之間吾雖有士馬之衆恐
無所施是地利不便也言甚激切海陵怒命戮之于市
籍其家產天下哀之強兵以逞誅戮諫臣固天所以開
聖人也越明年世宗即位于遼東四年詔贈公資德復
其田產泰和初詔定大臣謚尚書省掾李秉鈞上言事

有宜緩而急若輕而重者名教是也伏見故贈資德祁
宰以忠言被誅至今天下慕義之士盡傷厥心是以世
宗即位首贈以官陛下仍録用其子甚大惠也雖武王
封比干之墓孔子譽夷齊之仁何以異此而有司拘文
以職非三品不在謚議之列臣竊疑之若職至三品方
得請謚當時居高官食厚祿者不為無人皆畏罪洪恐
曾不敢申一喙畫一策以為社稷計卒使立名死節之
士顧出於醫卜之流亦少愧矣臣謂非常之人當以非

常之禮待之乞諡有司特賜諡以旌其忠斯亦助名教之一端也制曰可下太常諡曰忠毅醫師之職視疾疢謹藥石以决死生可也至于諫諍輔拂不濟則繼之以死此公卿大臣所難能而公以一身易天下之患功雖不成亦志士仁人之用心噫非烈丈夫疇克臻此贊曰
孔子稱有殺身以成仁如公者可謂近之矣方海陵虐猜自用忍戕其母何愛于公而區區納忠以下劘上卒餌虎口身雖没而名不朽諡曰忠毅不亦宜乎



滏水集卷十二

謹案卷十一第七頁前二行赫舍哩舊作紇石烈

又安濟庫舊作按出虎今並改　十頁前五行

唐古舊作唐括今改　十二頁前八行後一行

布薩舊作僕散今改

卷十二第五頁後二行呼沙呼舊作胡沙虎今改

後倣此　六頁前一行爵爾舊作內剌今改

前二行紐爾舊作裊剌今改　後七行賽音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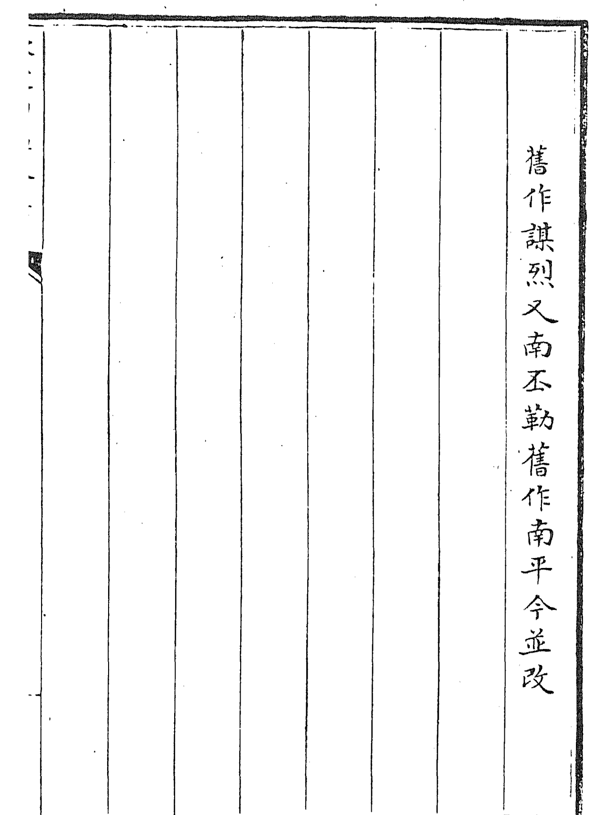
古爵舊作鄯陽石古乃今改後倣此　八頁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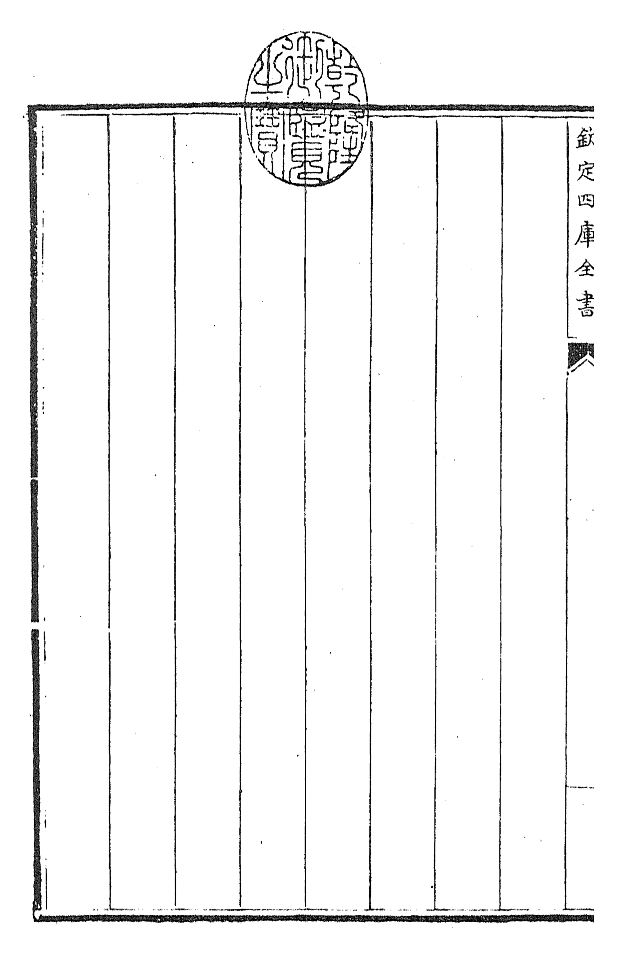
五行額爾克舊作訛可今改　前六行鄂屯雅爾噶舊作輿屯牙哥今改　前八行紐勒琿舊作女魯歡今改　後一行哈達舊作合答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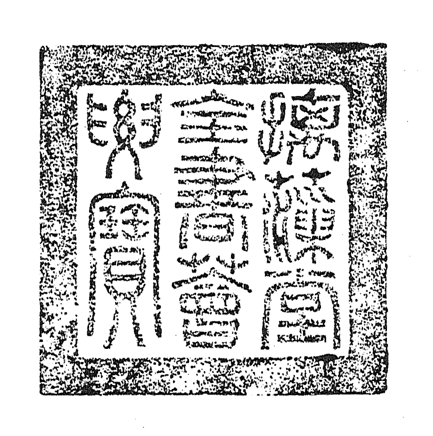
十三頁前五行搏多舊作彔多今改後後傚此

前八行舒固特舊作師姑今改　後六行帕克巴舊作八合八又鄭嘉舊作鄭家今並改

後七行妻丹舊作老㢑今改　十四頁前一行添烏蘭葉舊作天吾藍也今改　前六行默呼


舊作諆烈又南丕勒舊作南平今並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心亨
校對官庶吉士臣章宗瀛
謄録監生臣喻泰階
謄録監生臣石際虞